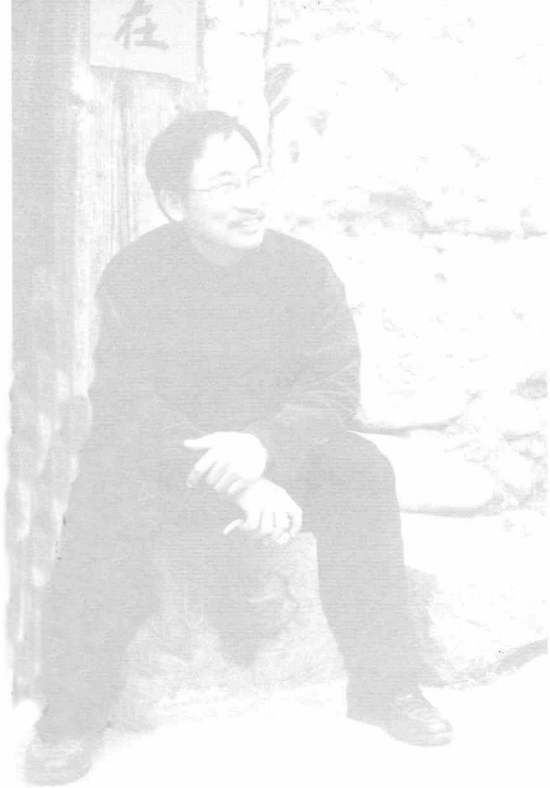


# 麦耘卷

历史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微观语言学 语音学 音系学 构词学 语法学 语义学 语用学 词汇学 方言学  
理论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话语语言学 实验语音学 数理语言学 代数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 应用数理语言学  
音韵学 词义学 汉语语音史 语境学 生物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微观语言学  
学 比较语言学 汉语词汇史 对比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语体学 汉语方言学 汉语语言文学 应用语言学 话语语言学  
学 翻译学 神经语言学 伴随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汉语史 音韵学 词义学 语用学 语境学 生物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  
语用学 词汇学 方言学 修辞学 训诂学 语源学 语音学 比较语言学 类型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语体学  
论语言学 应用数理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 翻译学 神经语言学 伴随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民族语言学  
音学 微观语言学 语音学 音系学 构词学 语法学 语义学 近代汉语 词汇学 方言学 修辞学 文字学 语源学 词典  
语言学 话语语言学 实验语音学 数理语言学 代数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 文献语言研究 计算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  
生物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微观语言学 语音学 音系学 构词学 语法学 语义  
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俗字研究 心理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 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实验语音学 数理语言学 代  
伴随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民族语言学 汉语语法史 词义学 语用学 语境学 生物语言学 共时语言学 历史语言学 普通  
语言学 修辞学 文字学 语源学 词典学 古文字学 类型语言学 对比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语体学 敦煌学 认知语言学  
学 计算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 翻译学 神经语言学 伴随语言学 人类语言学 民族语言学 音韵学 词义学 语用学  
音系学 构词学 语法学 语义学 语用学 词汇学 方言学 修辞学 文字学 语源学 词典学 比较语言学 类型语言学  
音学 数理语言学 代数语言学 统计语言学 应用数理语言学 计算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 翻译学 神经语言学 伴  
历史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 微观语言学 语音学 音系学 构词学 语法学 语义学 语用学 词汇学 方言学



麦耘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麦耘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444-4040-0

I.①著… II.①麦… III.①汉语—语言学—文集②麦耘—文集

IV.①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7272号

责任编辑 徐川山

封面设计 陆 弦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  
**麦耘 著**

---

出版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地 址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 编 20003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插页 6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4040-0/H·0207  
定 价 34.00元

---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作者学术简历

麦耘，男，汉族，1953年出生于广州。

1978年进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学习，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取中山大学汉语史专业研究生，主攻汉语历史音韵学，导师为著名语言学家李新魁教授。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硕士论文：《〈笠翁词韵〉音系研究》）。

1985年至1997年，任职于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其中1995年至1996年离职一年，受聘于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1998年至2003年，任职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其中2001年至2003年兼任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2003年至今，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方言》季刊主编。

1990年当选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至今；1996年当选中国语言学会理事至今；2006年当选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常务理事至今。

麦耘早期以研究汉语历史音韵/汉语语音史为主，尤其是中古音和近代音。在中古音方面，着重研究“重组”和介音系统及其在中古前期和后期的差异；在近代音方面，主要研究入声和知照组声母的演变，以及通语的南北分支问题。后又着力于方言研究，在广州话语音，尤其是声调、变调、语调方面有相当成果，对粤方言形成史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麦耘强调做学问要有正确的学术观念，就是：一、要有科学精神；二、要有普世的学术价值观。注重运用科学方法，如用数理统计方法研究古代押韵和反切，用语音实验方法研究方言和语音史上的问题。

## 目 录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	
涵义 .....	( 1 )
广州话语调说略 .....	( 25 )
“浊音清化”分化的语音条件试释 .....	( 38 )
广州话的声调系统与语素变调 .....	( 50 )
“黽”字上古音归部说 .....	( 94 )
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	
——兼论早期韵图的性质 .....	(105)
汉语语音史上的 i 韵母 .....	(128)
汉语声介系统的历史演变 .....	(155)
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试论一个学术	
观念问题 .....	(185)
语音史研究中历史比较研究与历史文献考证相	
结合的几个问题 .....	(208)
广州话的句末语气词“来” .....	(223)

---

广西藤县岭景方言的去声嘎裂声中折调 .....	(238)
粤语的形成、发展与粤语和平话的关系 .....	(251)
从中古后期-近代语音和官客赣湘方言看知照组 .....	(280)
附录一 代表著作提要 .....	(311)
附录二 主要论著目录 .....	(313)
跋 .....	(319)

#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 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

—

中古精组(精、清、从、心、邪 5 组)字在现代粤语诸次方言中有不同读法,兹依粤语次方言 7 个片将大致情况列举如下(附知、照组和端组为对比)<sup>①</sup>:

表 1

		精	清	从邪	心	知照组	端组
A 类	广府片	ts	ts <sup>h</sup>	ts ts <sup>h</sup>	s	ts ts <sup>h</sup> s / tʃ tʃ <sup>h</sup> ʃ	t t <sup>h</sup>
B 类	高阳片	ts	ts <sup>h</sup>	ts ts <sup>h</sup>	θ/ɬ	ts ts <sup>h</sup> s	t t <sup>h</sup>
	钦廉片	ts	ts <sup>h</sup>	ts <sup>h</sup>	θ/ɬ	ts ts <sup>h</sup> s	t t <sup>h</sup>
	邕浔片	ts	ts <sup>h</sup>	ts ts <sup>h</sup>	θ/ɬ	tʃ tʃ <sup>h</sup> ʃ	t t <sup>h</sup>
C 类	勾漏片	t	t <sup>h</sup>	t/t <sup>h</sup>	θ/ɬ	ts ts <sup>h</sup> s	t t <sup>h</sup> d
	吴化片	t	t <sup>h</sup>	t <sup>h</sup>	θ/ɬ	ts ts <sup>h</sup> s	t t <sup>h</sup> d
	四邑片	t	t <sup>h</sup>	t t <sup>h</sup>	θ/ɬ	ts ts <sup>h</sup> s	θ h

\* 本文初稿曾提交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1995 年 12 月,广州)。写作和修改过程中得到王士元先生及石锋、黎意两位学兄的指导,谨此鸣谢!

① 表中的 ts 类和 tɕ 类的实际读音都有可能是 tʃ 类。凡只有一套啞音的,一律写作 ts 类(实际可能是 tʃ 类);凡有两套就分别写作 ts 类和 tɕ 类(后者实际可能是 tʃ 类)。

分片大体上据熊正辉(1987)和杨焕典等(1985)综合而成。略取几个点举若干例字于下(据梁振仕 1986 及詹伯慧、张日昇主编 1987;声调略,声母送气成分统一以<sup>h</sup>表示):

表 2

			资 (精)	此 (清)	瓷 (从)	词 (邪)	旋 (邪)	私 (心)	小 (心)	线 (心)
A 类	广府片	广州	tɕi	tɕ <sup>h</sup> i	tɕ <sup>h</sup> i	tɕ <sup>h</sup> i	ɕyn	ɕi	ɕiu	ɕin
B 类	邕浔片	南宁	tɕl	tɕ <sup>h</sup> l	tɕ <sup>h</sup> l	tɕ <sup>h</sup> l	ɕyn	ɕl	ɕiu	ɕin
	钦廉片	钦州	tɕi	tɕ <sup>h</sup> i	tɕ <sup>h</sup> i	tɕ <sup>h</sup> i	ɕyn	ɕi	ɕiu	ɕin
C 类	勾漏片	玉林	ti	t <sup>h</sup> i	t <sup>h</sup> i	t <sup>h</sup> i	ɕyn	ɕi	ɕiu	ɕin
	四邑片	台山	tu	ɕu	ɕu	ɕu	ɕun	ɕu	ɕiau	ɕen
		鹤山	tɕi	t <sup>h</sup> y	ɕy	t <sup>h</sup> y	ɕyn	ɕy	ɕie	ɕin

下面对各片的地理位置作个简略的介绍:

1. 广府片:以粤语标准语所在的广州为中心,主要分布于珠江三角洲,沿西江(珠江的西支)上溯至粤西以及广西部分地区<sup>①</sup>,粤北地区也有分布。其东部与粤东客家话区接壤,在粤北与客家话、系属未明的韶州土话及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瑶语)区域相杂错。

2. 邕浔片:在广西境内,基本上沿西江上游(邕江、鬱江、浔江)分布,“多半是交通方便的水路码头”(杨焕典等 1985),与西江中下游的广府片相衔接。

3. 高阳片:在粤西南沿海,东与广府片相连,西与属闽南话的

<sup>①</sup> 本文所述有关广府片的西江中游广东境内部分,与熊正辉先生(1987)不完全吻合。



雷州话及粤西、桂南客家话相属。

4. 钦廉片：在广西南部，南濒北部湾，东端与广东境内的高阳片相接。此地区历史上属广东管辖，20世纪60年代才划归广西。

5. 吴化片：在粤西南，面积较小，一面临海，其余三面为高阳片所包围。

6. 勾漏片：横跨粤西、桂东、桂南，在粤北、桂北亦有分布，方圆广阔，就面积而言，为诸片之首。其在地理上的显著特点是“五行缺水”：一不沿江，或虽在江边而非水路交通点，其分布于西江之南、北的区域基本上被广府片和邕浔片所隔开；二不靠海，朝南的“出海口”被高阳片和钦廉片占住。本片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农村为主，如广西苍梧县城话属广府片，农村则归勾漏片，桂平县城为邕浔片，农村为勾漏片（杨焕典等1985）。

以上邕浔、钦廉、勾漏3片都有与壮语交叉分布的情况。

7. 四邑片：在珠江三角洲西部，紧邻广府片，与广州地区水网相连，交通极方便。但语音特点却与广府片颇不同，显出地理语言学上的一个独特的现象。

表1显示的情况是很粗略的。广府片虽一般无 $\theta/\tfrac{1}{4}$ ，但也有少数地方有，例如粤北佛冈心纽及某些照二组字读 $\theta$ ，如：“私 $\theta y$ ，桑 $\theta\eta$ （心），事 $\theta y$ （崇）”。又，实际上诸片中读 $\theta/\tfrac{1}{4}$ 的字多不限于心纽，而总包括一部分从、邪纽字（如表2的“旋”字），时常还包括一些照二组即庄纽字（一般是中古止摄字，如“事”字）。勾漏片中有相当大的一片地区，全部从、邪纽字都跟心纽一样读 $\theta/\tfrac{1}{4}$ ，如广西昭平“坐 $\theta o$ ，杂 $\theta ap$ （从），似 $\theta i$ ，俗 $\theta uk$ （邪）”等；广西岑溪则把心、从、邪纽都读为 $f$ ，如“齐 $f\ddot{e}i$ ，杂 $fap$ （从），叙 $fy$ ，席 $fek$ （邪），三 $fam$ ，塞 $fek$ （心）”等（杨焕典等1985）；广西蒙山甚至连精纽字也同心、从、邪纽一样读 $\theta$ ，如“租 $\theta u$ ，节 $\theta it$ ”等，精纽中独清纽读 $t^h$ （刘村汉1985）；四邑片也有轻微类似倾向。而从上列鹤山的例子

可见四邑片有接近广府片的情况,四邑片的江门、新会等处精组字更是以读  $ts\ ts^h\ s$  为主,且无  $\theta/\t$  母(詹、张 1987)。

据王力、钱淞生(1949),台山端芬(属四邑片)中古止摄开口从、邪组字读  $t\l\ t\l'$ ,如“字  $t\l_1$ ,词  $t\l'_1$ ”等。按笔者的理解, $t\l\ t\l'$  就是  $t\l\ t\l^h$ 。在广西横县(邕浔片),止摄开口精组字则全部读作  $t\l\ t\l^h\ \l$  声母,如“资  $t\l_1$ ,词  $t\l^h_1$ ”等(梁振仕 1984)。

## 二

上节所述 A、B、C 三类,显示了 3 个层次,它们既是共时的不同层次,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不同层次。从它们与汉语共同语的关系的角度来说,且把  $ts\ ts^h\ s$  的读法称为“一般读法”, $t\ t^h\ \theta/\t$  称为“特殊读法”。那么:

表 3

	特殊读法	一般读法
A 类		$ts\ ts^h\ s$
B 类	$\theta/\t$	$ts\ ts^h$
C 类	$t\ t^h\ \theta/\t$	

从表 3 可看出两点:一、 $\theta/\t$  是连系 3 个层次的关键,历时上不同层次之间的转换必与此音有关。考虑到连广府片也有心组读  $\theta/\t$  的现象,这一点就更确定了。二、 $ts\ ts^h$  跟  $s$  是平行的配对,而  $ts\ ts^h$  配  $\theta/\t$  和  $t\ t^h$  配  $\theta/\t$  都是不平行的,可以认定是经过了变化的结构。

如前所述,四邑片的台山端芬和邕浔片的横县止摄开口精组字有  $t\l\ t\l^h$  的读法,这显然是一种走向消失的结构的残余。止摄开

口一向是精组声母保持自己独特风采的领地。例如,在汉语共同语中,精组三四等腭化为舌面前音,唯有在止摄开口保持原来的读音。又如粤语南宁话里,精、知、照组基本合流,而止摄开口的精组字仍然独立(梁振仕 1984)。

$t\text{ɕ} t\text{ɕ}^h$ 与 $\text{ɕ}$ 相配,这实在是个赏心悦目的平行结构,跟这两地的非止摄开口精组及四邑片和邕浔片其他地方精组的 $t t^h$ 配 $\theta/\text{ɕ}$ 或 $ts ts^h$ 配 $\theta/\text{ɕ}$ 形成鲜明对比。为此两地的精组声母构拟早期的形式,可以考虑以下两点:一、就共时音系的平面说,这两地非止摄开口诸韵母中有 $\text{ɕ}$ 而没有 $t\text{ɕ} t\text{ɕ}^h$ ,是残缺的结构;二、就发音上来说, $t\text{ɕ} t\text{ɕ}^h$ 中的 $\text{ɕ}$ 是个比较不稳定的成分,易于丢失。现在就为之构拟为 $*t\text{ɕ} *t\text{ɕ}^h *ɕ$ (浊音且置之)。而这样就意味着同时构拟出了以下两类音变:

端芬  $*t\text{ɕ} *t\text{ɕ}^h \rightarrow t t^h / \_non i$  ( $i$ 代表止摄开口韵母,下同)

横县  $*t\text{ɕ} *t\text{ɕ}^h \rightarrow ts ts^h / \_non i$

回头看表 3, B 类和 C 类在这里找到了交接点。端芬可作 C 类的代表,横县则可作 B 类的代表。C 类是 $*t\text{ɕ} *t\text{ɕ}^h$ 中的 $\text{ɕ}$ 丢失, B 类则是 $*t\text{ɕ} *t\text{ɕ}^h$ 中的 $\text{ɕ}$ 变为 $s$ ,换言之, $\text{ɕ}$ 是变化的枢纽。这就证实了前面提到的 $\theta/\text{ɕ}$ 为关键的说法。除非有极为强硬的反对证据,把全体 B、C 类精组的早期形式都拟与上述两地一致,应没问题(这两地之外,音变公式就删去斜杠后的条件,即无条件地发生音变)。

不过,各地对心纽的读法有 $\theta$ 或 $\text{ɕ}$ 之别。 $\theta$ 为舌尖-齿间边擦音, $\text{ɕ}$ 为舌尖-齿龈边擦音,二者音色是很接近的,对其古音拟为哪种都可以。其中齿间塞擦音是齿间部位的 $t$ 后接齿间擦音 $\theta$ ,现代壮侗语族的布依语中有此音(见王均等 1984: 127)。又,岑溪把别处的 $\theta/\text{ɕ}$ 读为唇齿音 $f$ , $\theta$ 和 $f$ 音色较接近。本文暂把这套音拟为齿间音。

现在就粤语 B、C 类 6 个片的精组早期形式构拟如下：

精 \*tθ    清 \*tθ<sup>h</sup>    从邪 \*dð/ð    心 \*θ

从、邪组的拟法要略微说一说。照等韵，从组为塞擦音，邪组是擦音；现代普通话大致对应，但有部分邪组平声字读为塞擦音。粤语中就广州话来说，从组与邪组基本不分，都读塞擦音，只是有个别邪组仄声字读擦音；粤语区内各地多如是（C 类则相应地读塞音），但也都有读擦音的字，甚至有从、邪组字全体读擦音者（见上文）。总的趋势是从、邪不分。今拟浊塞擦音和浊擦音两个音，首先是指在早期的各次方言点可能会有区别，其次也认为有可能当时在某些方言点同时存在着两种读法，或为自由变体，或为条件变体，也不完全排除会是两个独立的音位，但未必完全对应于古从、邪之别。本文把这两组合在一起对待。

从早期形式到现代形式的变化如下：

B 类    \*tθ → ts    \*tθ<sup>h</sup> → ts<sup>h</sup>    \*dð/ð → ts ts<sup>h</sup> θ/ɬ

\*θ → θ/ɬ

C 类    \*tθ → t    \*tθ<sup>h</sup> → t<sup>h</sup>    \*dð/ð → t t<sup>h</sup> θ/ɬ

\*θ → θ/ɬ

勾漏片有些地方从、邪组都变 θ/ɬ，其中岑溪还变了 f，其早期形式大约为浊擦音 \*ð，而无浊塞擦音 \*dð 的读法。

广府片中少数心组读 θ/ɬ 的地方，适用 B 类模式；对心组读 s 的地方，如增设 \*θ → s 的公式（与 \*tθ → ts 相平行），也可适用 B 类模式。不过，应该承认 A 类地区会有有的地方精组字的早期形式就是作 \*ts 类。关于广府片与其他各地差别的历史因素，后文会谈。那么，早期粤语精组字音读就有两类，分见于不同次方言：

1. \*tθ \*tθ<sup>h</sup> \*dð/ð \*θ/ɬ
2. \*ts \*ts<sup>h</sup> \*dz/z \*s

第 1 类演变为现代的 B、C 类及 A 类的部分地区，第 2 类则演

变为现代 A 类的另一部分地区。<sup>①</sup>

### 三

迄今为止,人们尚未发现汉语共同语的历史上出现过齿间音或边擦音声母。在解释粤语次方言中有  $\theta/\text{ɬ}$  这样的声母时,学者们都指出是受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两广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一般属于壮侗语族(侗台语族 Kam-Tai)或苗瑶语族(Miao-Yao = Hmong-Mien),以前者为主。本文暂时只讨论壮侗语的影响,至于苗瑶语的影响,当另择机会探讨。

壮侗语族诸语言中不少有  $\theta/\text{ɬ}$ 。如壮语中被写作 s 的音,在壮语标准语(武鸣壮语)中实际读音为  $\theta$ ,在某些方言(如龙州、剥隘壮语)中读为  $\text{ɬ}$ ,读作真正的舌尖前音 s 的反较少;布依语的 ts s z 实际音值是  $t\theta\theta\delta$ ;毛南语有 ts ts<sup>h</sup> s z,其中 s z 舌位靠前,近似  $\theta\delta$ ;仫佬语有  $\text{ɬ}$ ;黎语有  $\text{ɬ}$ (王均等 1984)。要说壮侗语在其历史上一一直有  $\theta/\text{ɬ}$  这类音,是易于理解的。

壮侗语族分为壮傣语支(即台语 Tai)和侗水语支(Kam-sui),另有黎语支(Hlai)。据李方桂先生(Fang-kuei Li 1977)的研究,原始台语(Proto-Tai)有舌面音塞擦音 \* $\check{c}$  \* $\check{c}h$  \* $\check{j}$  (=  $t\check{c}$   $t\check{c}^h$   $d\check{z}$ )而没有相对的擦音  $\check{c}$   $\check{z}$ ,另一方面,有舌尖擦音 \*s \*z 而没有 ts ts<sup>h</sup> dz,也就是说,原始台语没有两套对立的擦音(见 Li 1997: 9. Sibilants)。那么壮侗语的另一个主要语支侗水语的情况又如何呢?看以下资料(据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

<sup>①</sup> 李玉先生(1991)认为广西粤语(勾漏片)把精组字读为 t 类与上古汉语的 \*st 类声母有关。笔者不同意此说,当另文详辨。

究所第五研究室 1985;虚线以下附壮侗语族其他语言为比较<sup>①</sup>;留空白处表示有关语言的有关词语与其他语言没有语音对应;多音节词中画线部分为诸语言之间相对应的部分。以下均同):

表 4

	黄牛	母黄牛 (未下子的)	公鸡	蛇	蚯蚓	树根	白米
侗	sən <sup>2</sup>	səi <sup>5</sup> sən <sup>2</sup>	səi <sup>3</sup> qai <sup>5</sup>	sui <sup>2</sup>	san <sup>4</sup>	sa:ŋ <sup>1</sup>	qəu <sup>4</sup> sa:n <sup>1</sup> '
仫佬	tən <sup>2</sup>	tən <sup>2</sup> tai <sup>5</sup>	ci <sup>1</sup> tai <sup>3</sup>	tui <sup>2</sup>	tan <sup>4</sup>	ta:ŋ <sup>1</sup>	hu <sup>3</sup> ta:n <sup>1</sup>
水		hai <sup>5</sup> mo <sup>4</sup>	qai <sup>5</sup> hai <sup>3</sup>	fui <sup>2</sup>	han <sup>4</sup>	ha:ŋ <sup>1</sup>	?au <sup>4</sup> ha:n <sup>1</sup>
毛南		pə <sup>4</sup> sai <sup>5</sup>	kai <sup>5</sup> sai <sup>3</sup>	zu:i <sup>2</sup>	zan <sup>4</sup>	sa:ŋ <sup>1</sup>	hu <sup>4</sup> sa:n <sup>1</sup>
壮	əu <sup>2</sup>	əu <sup>2</sup> ɯ <sup>6</sup>					hau <sup>4</sup> sa:n <sup>1</sup>
布依	ei <sup>2</sup>	ei <sup>2</sup> ɯ <sup>6</sup>	kai <sup>5</sup> zai <sup>1</sup>				
傣西		ho <sup>2</sup> su <sup>5</sup>					
傣德		ŋ <sup>2</sup> su <sup>5</sup>					
	蚊帐	厨房	织布机	苗子	(一)兜 (禾)	捆(柴)	编(篮子)
侗	sun <sup>3</sup> '	pa:k <sup>7</sup> ɯa:u <sup>5</sup>	suŋ <sup>2</sup>	siu <sup>5</sup>		suk <sup>10</sup>	sa:n <sup>1</sup>
仫佬	tun <sup>3</sup>	kun <sup>5</sup> tɔ <sup>5</sup>	tuŋ <sup>2</sup> kɣa:k <sup>7</sup>	tjəu <sup>5</sup>	təŋ <sup>6</sup>	tuk <sup>8</sup>	ta:n <sup>1</sup>
水	fən <sup>3</sup>		ɯəŋ <sup>2</sup> /huŋ <sup>2</sup>	ɯ <sup>5</sup>	hoŋ <sup>2</sup>	huk <sup>8</sup>	ha:n <sup>1</sup>
毛南	son <sup>3</sup>		zuŋ <sup>2</sup>	pa:k <sup>7</sup> siu <sup>5</sup>	zəŋ <sup>2</sup>	zuk <sup>8</sup>	zan <sup>2</sup>

① 资料中属北部台语(N. Tai)的有壮语(Zhuang)、布依语(Buyi=Bouyei),属中部台语(C. Tai)的有傣语(Dai=Tay,其中“西”指西双版纳方言,“德”指德宏方言),属侗水语的有侗语(Dong=Kam)、仫佬语(Mulao=Mulam)、水语(Shui=Sui)、毛南语(毛难语 Maonan);又黎语(Li=Hlai)。临高话(Be)是否属于壮傣语支乃至是否属于壮侗语族,学界有不同观点,但为关系密切的亲属语言则无疑问,故仍可取以比较。遗憾的是因资料所限,这里欠缺西南部台语(SW. Tai)即中国境外台语诸语言的例证。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

(续表)

	蚊帐	厨房	织布机	番子	(一)兜 (禾)	捆(柴)	编(篮子)
壮		pa:k <sup>7</sup> ɬa:u <sup>5</sup>	ɬoŋ <sup>2</sup> ɣo:k <sup>7</sup>	siu <sup>5</sup>	ɬo <sup>2</sup>		sa:n <sup>1</sup>
布依		za:n <sup>2</sup> sau <sup>5</sup>	ɬoŋ <sup>2</sup> zo <sup>5</sup>	siu <sup>5</sup>	ɬoŋ <sup>2</sup>	ɬuk <sup>8</sup>	sa:n <sup>1</sup>
傣西		xo <sup>2</sup> sau <sup>5</sup>		siu <sup>5</sup>			sa:n <sup>1</sup>
傣德		bak <sup>7</sup> tsau <sup>3</sup>	siaŋ <sup>4</sup> dək <sup>8</sup>	siu <sup>5</sup>			sa:n <sup>1</sup>
临高							
	发抖	放(盐)	放(手)	(小鸟) 叫	抹(药)	攢(钱)	坐(下)
侗	ta:n <sup>2</sup> sa:n <sup>5'</sup>	to <sup>3</sup>	soŋ <sup>5'</sup> mja <sup>2</sup>	sin <sup>3'</sup>	to <sup>3</sup>	sən <sup>1</sup>	sui <sup>5</sup>
仡佬	ta:n <sup>2</sup> nək <sup>7</sup>	tɔ <sup>4</sup>	təŋ <sup>5</sup> nja <sup>2</sup>	tin <sup>3</sup>	tɔ <sup>5</sup>	tan <sup>2</sup>	tui <sup>6</sup>
水	ɬan <sup>6</sup>	ho <sup>4</sup>	fuŋ <sup>5</sup>	ɬin <sup>3</sup>			fui <sup>6</sup>
毛南	zan <sup>2</sup>	zo <sup>4</sup>	səŋ <sup>5</sup>		zo <sup>4</sup>		zui <sup>6</sup>
壮	san <sup>2</sup>		ɬoŋ <sup>5</sup>	su:n <sup>3</sup>			
布依	san <sup>5</sup>	ɬo <sup>5</sup>	ɬu:ŋ <sup>5</sup>				
傣西	sen <sup>5</sup> sai <sup>1</sup>						
傣德	san <sup>5</sup>						
	吮(奶)	吸(气)	养(鱼)	煮(肉)			
侗	sot <sup>9</sup> / ɬut <sup>9'</sup>	sot <sup>9</sup>	sa:ŋ <sup>4</sup>	tuŋ <sup>1</sup>			
仡佬	tot <sup>7</sup>	twət <sup>7</sup>	ta:ŋ <sup>4</sup>	tuŋ <sup>1</sup>			
水	ɬut <sup>7</sup>	ɬut <sup>7</sup> / tut <sup>7</sup>	ha:ŋ <sup>4</sup>	ɬoŋ <sup>1</sup> / tuŋ <sup>1</sup>			
毛南	ɬu:t <sup>7</sup>	ɬu:t <sup>7</sup>	za:ŋ <sup>4</sup>	tuŋ <sup>1</sup>			
壮	dot <sup>7</sup>		ɬi:ŋ <sup>4</sup>				
布依	dot <sup>7</sup>	dot <sup>7</sup>	ɬi:ŋ <sup>4</sup>	zuŋ <sup>1</sup>			
傣西		du <sup>7</sup>					
傣德		hu <sup>7</sup>					
临高			tjaŋ <sup>4</sup>				
黎	rut <sup>7</sup>			ro:ŋ <sup>2</sup>			

侗语 s/t/ɛ — 仂佬语 t — 水语 h/f/ɕ — 毛南语 z/s/ɕ, 对应非常明显。现代侗水语虽然也只有 s 与 ɕ 的对立, 而没 ts 与 tɕ 的对立, 但看来原来是有的, 至少对侗语跟仂佬语可以解释为 \*ts 分化作 s 和 t。此外, 仂佬语 t 类也有对应侗语 t 类的, 好比汉语的端组。而仂佬语 ts 类则对应侗语 ɕ, 相信均来自其祖语的 \*tɕ。侗语和仂佬语中对应于古汉语精组声母的关系词分别读为 s 和 t 类, 区别于知、照组字的 ɕ 和 ts 类(见后文), 与此相平行。由此可推, 如果说侗水语和壮傣语及黎语的共同祖语——原始壮侗语亦有此两套啞音, 应非无根之言。在还没有进一步的结论之前, 本文即以此为讨论的基础。在原始台语中, 这两套合为一套, 大抵是(浊音不另写出):

原始壮侗语      \*ts \*tɕ → 原始台语      \*tɕ

原始壮侗语      \*s \*ɕ → 原始台语      \*s

看上面的例子中, 跟侗语 s 和仂佬语 t 相对应的壮语词往往读 ɕ(来自原始台语 \*tɕ), 也能得些启发。在侗水语中则是另一种变化:

原始壮侗语、原始侗水语      \*ts \*tɕ → 侗语 s, 仂佬语 t

原始壮侗语、原始侗水语      \*tɕ \*ɕ → 侗语 ɕ, 仂佬语 ts s

如前所述, 壮侗语族好些语言中的 s 实际读为 θ/ɬ, 这无疑是一种很传统的发音。如要为原始壮侗语构拟 \*ts 类声母, 而把它们理解为 \*tθ 类(至少在今中国境内的壮侗语古方言里是如此), 应是合理的。

#### 四

壮侗语族诸语言中, 不少存在相当数量的汉语关系词, 其中有许多可认为是汉语借词, 借入的年代各不相同(本文暂时未能依年



代分开来分析,幸好对有关的观察结果无大影响),有些则可能是来自原始汉藏语的同源词<sup>①</sup>。这里要考察的是其中在汉语属中古精、知、照母字的声母形式。

在壮语中,对应于汉语塞擦音的基本上读  $\epsilon$ ,如(声调略,下同):

[精]	子(干支)	$\epsilon ei$	井	$\epsilon i\eta$	[清]	粗	$\epsilon o$	七	$\epsilon at$
[从]	字	$\epsilon i$	墙	$\epsilon i\eta$	[邪]	象(大~)	$\epsilon i\eta$	松(~树)	$\epsilon o\eta$
[庄]	装	$\epsilon a\eta$	爪	$\epsilon au$	[初]	初	$\epsilon o$	窗	$\epsilon u\eta$
[崇]	床	$\epsilon o\eta$			[章]	砖	$\epsilon i:n$	粥	$\epsilon uk$
[昌]	车	$\epsilon i$	秤	$\epsilon a\eta$	[知]	转	$\epsilon i:n$	中	$\epsilon u\eta$
[彻]	撑	$\epsilon e\eta$	拆	$\epsilon ek$	[澄]	茶	$\epsilon a$	沉	$\epsilon am$

对应于汉语擦音的基本上读  $s$ ,如:

[心]	心	$sim$	丝	$sei$	[生]	沙	$sa/se$	省	$sa\eta/se\eta$
[船]	神	$san$	顺	$sun$	[书]	书	$sau$	申	$san$
[禅]	薯	$sau$	城	$si\eta$					

其中邪纽属于塞擦音,船、禅都属擦音,与粤语的情况相合。精组与知、照组不分。

布依语的情况跟壮语基本上一样,只是多了  $ts$ ,用于现代的借词,也是精、知、照组不分。现代布依语的  $ts$  是后起的,跟壮侗语历史上可能存在的  $*ts$  没有直接的关系。

傣语也是精、知、照组不分,塞擦音读  $ts$ ,擦音读  $s$ 。

原始台语没有两套擦音,精、知、照组不分是自然的。要是果真如上节所设,原始壮侗语有  $*ts$  类与  $*t\epsilon$  类之分,至原始台语合为一套,则其汉语关系词中的精组与知、照组字本亦当有所别,而后来合一;至于两套合一以后才从汉语借入的,就更不可能分了。

<sup>①</sup> 壮侗语族是属汉藏语系还是南岛语系,学界有争议,本文暂取一说。